

第十五回 司禮監奉旨送親

詩曰：

蒼桑變幻何窮，報復未始不公，
昨夜愁雲慘霧，今宵霽月光風。

話說僕固懷恩領了天子聖旨，汾陽王令旨統著兵馬來協助鍾景期征討安慶緒。是夜進發，來到范陽地界。只見前面立著兩個大寨，上首通是絳紅旗號，中軍一面大黃旗，繡著「奉旨征討逆賊」六個大金字，下首通是白素旗幡，中軍一面大白旗，繡著。「誓報父叔大仇」六個大金字。懷恩見了，心中疑惑，想朝廷只差鍾景期，那白旗的營寨，又是誰的？就差健卒先去打探。健卒去了一會，回來稟道：「上首紅旗營裡是鍾經略的帳房，下首白旗營裡就是經略二夫人雷氏的帳房，因賊兵勢大，不能破城，故紮營在此。」懷恩聽了，便叫軍兵扎住，自己領著親隨，來到景期營門道，著人通報進去。景期吩咐大開轅門，接入相見。景期命懷恩坐下，懷恩問道：「賊勢如何？連日曾交戰否？」景期道：「賊鋒尚銳，連日交戰，勝負未決，下官因與小妾分兵結營河上，為犄角之勢。今將軍到來，可大奮武威，滅此反叛。」懷恩道：「待小將與他交戰一番，看他光景。」

正說間，外面報進來道：「賊將楊朝宗挑戰。」懷恩道：「待小將出去，立斬此賊。」說罷，提刀上馬，飛跑出營。景期在帳上，聽得外面金鼓齊鳴，喊聲大振。沒半刻時辰，鑾鈴響處，僕固懷恩提著血淋淋的人頭，擲在帳前，下馬欠身道：「賴大人之威，與楊朝宗交馬，只三合，便斬那廝了。」景期大喜，吩咐整備筵席，款待懷恩。一則洗塵，二則賀功。懷恩領了宴，作別回本營。

景期便請雷夫人進營議事。不多時，雷天然騎著白馬來到，馬前十個侍女，盡穿著錦緞織的軟甲，手中執著明晃晃的刀兒，這都是雷天然選買來的，盡是筋雄力壯的女將。命勇兒教演了武藝，名為護衛青衣女，一對對引著天然而來。天然下馬入帳，與景期相見坐定。雷天然道：「今朝廷差僕固將軍來此助戰，方才即斬一員賊將，已折他的銳氣了，但賊人城壕堅固，糧草充足，彼利於守，我利於戰，相公可出一計。誘賊大戰一場，乘勢搶過壕塹，方好攻打。」景期道：「我意如此，故請二夫人來籌畫。」

正在商議，只見轅門上報到：「安慶緒差人下戰書。」天然喜道：「來得甚好。」便教將戰書投進來，景期折開細看，見詞語傲慢，大怒道：「這廝欺我是個書生，不嫻軍旅，將書來奚落下官，快將下書人斬訖報來。」天然道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，相公不鬚髮怒，可示期決戰便了。」景期怒猶未息，就在書尾用硃筆批道：「安慶緒速正兵馬，來日大戰。」批完，叫將官付與來人去了。一面差人知會僕固懷恩，一面下令各營準備廝殺。天然也回自己營中打點。

次日，景期、天然、懷恩三隊大軍合做一處，擺列陣勢以待。門旗裡，旌旄節鉞畫戟銀爪，黃羅傘下罩著。鍾景期頭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斜披紅錦戰袍，穩坐雕鞍駿馬，手執兩把青鋒寶劍。僕固懷恩在旁，頭戴兜鍪，身掛連環甲，腰懸羽箭雕弓，橫刀立馬。軍中搭起一座將台。雷天然穿著素袍銀甲，親自登台擂鼓。勇兒也全身披掛，手執令字旗，侍立在將台之上，一一整齊。那范陽城裡許多軍馬，開門殺出。兩陣對壘，賊陣上僱用白旄黃鉞，擁著安慶緒出馬，護駕是尹子奇，左有史朝義，右有孫孝哲，史思明在後接應。門旗開處，鍾景期與僕固懷恩出到陣前。安慶緒大叫道：「安皇帝在此，鍾景期敢來交戰麼？」景期大怒，拍馬舞劍而出。慶緒舉戟來迎。雷天然在將台上大擂戰鼓。看官你道，景期是個書生，略曉得些劍法，一時交戰起來，怎不為險。虧得慶緒的武藝原低，又且酒色過度，氣力不甚雄猛，所以景期還招架得住，兩個戰有十合，僕固懷恩恐景期有失，便閃在旗後，拔出箭來，拽滿雕弓，颯的一聲射去，正中安慶緒的戰馬，那馬負痛，前蹄一失，把慶緒掀下馬來。景期正欲舉劍來砍，那尹子奇大叫如雷，殺將過來。

懷恩看他驍勇，怕景期不是對手，便舞刀躍馬接住廝殺。孫孝哲上前救安慶緒回去，景期自回本陣。看尹子奇與僕固懷恩戰了二百餘合，不分勝負，懷恩心生一計，虛掠一刀，撥馬便走。尹子奇大叫：「休走！」拍馬趕上。懷恩視他來較近，暗將寶刀挾在鞍轡上，卻取著弓，搭著箭，忙轉身子往尹子奇射去。只聽得一聲響，望見尹子奇兩腳朝天，翻身落馬，恰射中他右眼。他的左眼先被雷萬春射瞎，兩眼卻成雙瞽，只管在地下亂爬。懷恩忙回馬來捉，被史朝義上前救了回去，景期鞭梢一指，將台上戰鼓大擂，官軍乘勢奮勇衝殺過去，賊軍大敗，但見：

刀砍的腦漿齊迸，槍戳的鮮血亂流，人和馬盡為肉泥，骨與皮俱成齏粉。棄甲拋戈，奔走的墮坑落壑；斷頭破腦，死亡的橫野填溝。耳聽數聲吶喊，驚的個鬼哭神號；眼觀一派旌旗，遮得那天昏地慘。正是：

勸君莫說封侯事，一將功成萬骨枯。

官兵見賊兵退了，一齊趕殺前來，卻被史思明領著三千鐵甲軍馬衝來救應。那馬匹匹是駿馬，馳驟處勇敢如飛。雷天然望見，急叫鳴金收軍，將士各回營寨。景期道：「二夫人為何鳴金收軍？」天然道：「我望見賊人軍馬厲害，故此收兵。」景期道：「你怎的見他厲害？」天然道：「人倒不打緊，只是那駿馬，我營一匹也不如他，他方用此驍驪為前部，先擾亂我的陣腳，我軍不能得勝矣。」景期稱服，在營犒賞將士。

隔了兩日，有人來報，史思明縱放好馬二十餘匹，在河上北岸飲水。天然聽了大喜，便叫勇兒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勇兒依計出去，叫各營揀選騾馬千匹，放在河上南岸飲水。又差馮元領兵趕馬。那騾馬到了河上，打滾吃草，往來馳驟，望著隔岸的公馬，只管昂頭嘶喊。那賊人的馬，原來大半是公的，見了騾馬嘶跳，也都到河邊來。這河又不淺，又不深，那些馬又通有騰空入海的本事。望著隔河騾馬，忽耐不住，也有一躍而過的，也有赴水而過者。自古道：「物以類聚。」一匹走動了頭，紛紛的都過河來。那看馬的賊兵，哪裡攔得住，南岸上，馮元叫軍士盡速趕回營中。計點共得好馬一千三百八十二匹。景期歡喜，向天然道：「我今有一事用著馮元。」

天然道：「有何事用他？」景期道：「差他范陽城下，只說還他馬匹，賺開城門，帶一封書信進去，送與史思明，這般這般而行，二夫人意下如何？」天然道：「有理。此時君臣各自為心，正該行此反間之計。」景期就寫一封書信來喚馮元，吩咐了密計，教他一等有便，便在城中放火為號。又令將搶來的馬，留了一千，將零頭的三百八十二匹，又選自己營中老疲病馬五百餘匹，雜在裡頭。叫幾個軍士趕著，跟了馮元來到城下。馮元高聲道：「經略鍾景期老爺送還你們馬匹，可速速開門。」城上看果然有馬送來，便開門放人。賊兵不問好歹，一齊將馬趕入槽內去了。

馮元竟到史思明衙門上，差人投了書，抽身自去藏避行事，門上將書送進。史思明拆開一看，上面寫道：「大唐兵部尚書領河北經略使鍾景期再拜，致書於史將軍麾下。愚聞寧為雞口，無為牛後。大丈夫當南面稱孤，揚威四海，何能抑久居人下。況將軍才蓋世，而安慶緒荒淫暴虐，豈得為將軍之主，將軍何不乘間殺之。自踞范陽稱霸主，長安大唐，必與聯合，平分南北，永不相侵，彼此受益，惟將軍圖之。」思明看了，心中躊躇。次早，只見將官來稟道：「昨夜不知何人遍貼榜文，有人揭去送與皇爺看了，小將也揭得一張在此。」史思明接來一看，上寫道：

「史思明已降大唐，約定本日晌午，唐兵入城，只擒安慶緒，凡你百姓，不必驚惶，先此諭知。」

史思明看了，大驚失色。早見門外刀槍密密，戈戟森森，把衙門圍住，許多將士聲聲說道：「皇爺召將軍入朝議事，即便請行。」思明見勢頭不好，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顧不得什麼了。」點起家丁百名，披掛上馬，衝出衙門。軍士們皆退後，思明一逕搶入宮內。安慶緒見了，嚇得魂不附休，便叫道：「史將軍，孤家有何負你，你却降了唐朝？」史思明更不答話，趕上前來，將慶緒一槍刺死。

外面孫孝哲、史朝義趕上來看見大驚，史朝義道：「好啊，殺君大逆，當得何罪？」思明喝道：「我誅無道昏君，有何罪過，你是我的兒子，怎生說出那樣話來。」朝義道：「你既無君，我亦無父，與你拼三百合。」思明大怒，挺槍戳來。朝義拔刀來迎。父子兩個在宮門交戰，孫孝哲也不來管閒事，只顧縱兵搶掠，城中大亂。

馮元躲在城內，看見光景，便跑到一個浮園上去，取出身邊硫黃燄硝，引火之物，放起火來。城外唐兵望見，僕固懷恩當先領兵，砍開城門殺進。隨後，景期、天然也殺入城來。思明聽見外面聲息不好，便丟了史朝義，殺出宮門，正遇雷天然，舉槍直刺，天然用劍隔住，就接著交戰。那天然如何抵擋得思明，左遮右架，看看力怯。正在危急，忽見半空中隱隱現出雷萬春陰魂，禡頭紅鱗，手執鋼鞭，大叫道：「賊將休傷吾姪女。」舉起鞭來，向史思明背上狠打一下，史思明口吐鮮血，翻落在地。天然就叫軍士，上前捉了，緊緊綁縛。景期殺入宮中，見安慶緒死在地上，便割了首級。吩咐將許多宮女，盡數放出。把安慶緒僭造的宮殿，放火燒燬。那孫孝哲、史朝義都被僕固懷恩殺了。

景期下令，救滅了城中的火，出榜安民。將思明的宅子，改為經略衙門。景期與天然進內坐下，差人去捉了尹子奇，不一時捉到。可憐尹子奇有萬夫不擋之勇，到此時一雙眼睛，俱被射瞎，好象木偶人一般，縛來與史思明一齊跪在堂前。雷天然叫供起雷海青、雷萬春的牌位，將尹、史二賊，綁在庭中柱上。吩咐刀斧手，先割開胸膛，取出兩付熱騰騰、血滴滴的心肝，斬了兩個首級獻上來，供在案上。景期、天然一齊向靈跪拜大哭。祭畢，撤開牌位，又設宴與僕固懷恩並一班將佐論功。諸將把盞稱賀，宴完各散。

次日，景期出堂，一面令僕固懷恩領兵往潞州、魏博二處討賊黨薛嵩、田承嗣，一面將慶緒、子奇、思明的三顆首級，用木桶封貯好了，又傳令拿反賊的嫡系家屬，上了囚車，寫起本章。先寫破賊的始末，後面寫著紅子代死的一段緣由，請將原封葛明霞位號，移贈紅子。寫完了表，差傳賚了本章，領兵二百，帶著首級，押著囚車，解到長安，獻俘報捷。

來到京中，將本送入通政司掛號。通政司進呈御覽。天子大喜，即宣李泌、郭子儀入朝計議，封賞功臣，李泌、郭子儀齊奏道：「鍾景期、僕固懷恩功大，宣封公侯之爵。」天子准奏。鍾景期封平北公，加升太保，即使攻復了附近城池，方始班師。僕固懷恩，封大寧侯，開府儀同三司。其餘將佐、升賞不等，又將原封葛明霞純靜夫人位號，移封紅子，立廟祭亭，命李泌草誥。李泌、子儀領旨出朝。

子儀別了李泌，自回府中，到凝芳閣上來。九位美人，齊來接見。子儀道：「范陽反賊，俱已平復，老夫今日始無憂矣，可大開筵宴，盡醉方休。」眾美人齊聲應諾。子儀道：「那第十院美人來有二月餘了，禮數想已習熟，今夜可喚來見我。」紅綃稟道：「第十院美人，自從來此，並不肯梳妝打扮，只是終日啼哭，連同來的保姆，也是如此，必有緣故，不敢不稟知老爺。」子儀道：「既如此，可喚來，我親問她。」

紅綃恐怕諸姬去喚，驚嚇了她，激出事來，便自己去叫明霞上閣，連衛嫗也喚來。子儀抬頭，把明霞一看。見她雖是粗服亂髮，那娉婷的態度，綽約可人。明霞上前道了萬福，背轉身立著。眾皆大驚，子儀道：「你是何等人在王侯面前，不行全禮？」明霞道：「念奴家非是下流，乃是御史葛太古之女葛明霞，避難流落，誤入奸人圈套，賺到此處，望大王憐救。」

子儀聽了道：「葛太古之女葛明霞三字，好生熟分，在那裡曾聞見來。」衛嫗就跪下道：「是在洛陽經過，曾將雷萬春路引送與老爺掛號的。」子儀道：「正是，我一時想不起呀。且住，我見路引上，注著鍾景期原聘室，你可是的麼？」明霞道：「正是。」子儀忙立起身來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平北公的夫人了，快看坐來。」諸姬便擺下繡墩，明霞告坐了。

方始坐下，郭子儀問道：「看你香閣弱質，如何恁地飄蓬，你可把根由細細說與我聽。」明霞遂將自從在范陽遭安慶緒之難說起，直說到沉蛇兒被他騙了，賣在此處的話，說了一遍，不覺淚如雨下。

子儀道：「夫人不必悲傷，今尊已升御史中丞，奉旨在京安撫。尊夫鍾景期做了兵部尚書，討平了安慶緒，適才聖旨，封為平北公，現在駐紮范陽。老夫明日奏聞聖上，送你到彼處成親便了。」明霞拜謝。子儀又道：「吩咐就在第十院中，擺設筵席，款待鍾夫人。去請老夫人出來相陪。我這裡只留諸姬侑酒。紅綃等九院美人也去陪侍鍾夫人飲宴。」九院美人領命，擁著明霞，同衛嫗去了。

子儀飲完了宴，次早入朝，將葛明霞的事奏聞天子。天子龍顏大喜道：「好一段奇事，好一段佳話。如今葛明霞既在卿家，也不必通知她父親，卿就與她備辦妝奩，待朕再加一道詔旨，欽賜鍾景期完姻。就著司禮監高力士，並封贈的詔書，一齊齎送前去。」高力士叩頭領旨，連忙移會著禮部，開賜婚儀，在兵部撥兵護送，工部備應用車馬，鑾儀衛備隨行儀仗，各衙門自去料理。郭子儀出朝回府，著家人置備妝奩，將第十院歌姬十名，就為贈嫁。那衛嫗不消說得，自然要隨去了。此時，葛明霞真是錦上添花，自古道：

「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」

子儀在府忙忙準備，又寫起一封書，將明霞始末備細寫明，差個差官送到范陽去通報鍾景期。差官領書，即便起身，在路餐風宿露，星夜趕行。是日，到了黃河岸邊，尋覓渡船，見一艘漁舟，泊在柳陰下。差官叫道：「船上人渡我過去，送你酒錢。」漁船上人便道：「總是閒在此，就渡你一渡，只是要一百文大錢。」差官道：「自然不虧你的。」說罷，跳下了船。

漁人解纜，撐入河中。差官好好把漁人一看，便道：「你可就是長安城下賣魚的沉蛇兒麼？」沉蛇兒道：「我正是，官人怎生認得？」差官道：「我在長安時常見你的。」正說明，只見後梢兩個婆子伸起頭來一張。差官看見問道：「你景做中人的白婆，為何在他船上？」白婆道：「官人是哪裡來的，卻認得我？」差官道：「我是汾陽王的差官，常見你到府門前，領著環來賣，如何不認得？」

得。」

只這句話，沉蛇兒不聽便罷，聽見不覺心頭小鹿兒亂撞，暗想道：「我與白婆做下此事，逃到這裡，不期被他認著，莫非葛明霞說出情由，差他來拿我兩人。他如今在船裡不敢說，到了岸邊是他大，不如搖到僻靜處，害了他的性命吧。」心裡正想，霎時，烏雲密布，狂風大作，刮得河中白浪掀天，將那艘小船顛得好象滾湯裡浴雞子一般，豁刺一聲響亮，三倆個浪頭，打將過來。那船底早向著天了。

兩岸的人齊叫道：「翻了船了，快些救人！」上流頭一艘漁船，忙來搭救。那差官抱住一塊平基，在水底滾出，划船上慌救起來。再停一會，只見沈蛇兒夫婦並白婆三個人，直條條泡出水面上，看時已是淹死了。可惜騙賣明霞的身價二百二十兩，並白婆後手一百兩，都原封不動，沉在水裡。那蛇兒夫婦與白婆昧心害理，不惟不能受用，到折了性命。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且說划船上人，且不去打撈三個死屍，忙忙的救醒差官，將船攏岸。扶到岸上，眾人齊來看那差官嘔出了許多水，漸漸能言，便問道：「我的鋪蓋可曾撈得？」眾人道：「這人好不知足，救得性命也夠了，又要鋪蓋，這等急水，一百付鋪蓋也不知滾到哪裡去了。」差官跌足道：「鋪蓋事小，有汾陽王郭老爺書在裡邊，如今失落了，如何了得。」眾人道：「遭風失水，皆由天命，稟明了，自然沒事的。」就留在近處人家，去曬乾了濕衣，吃了飯，借鋪蓋歇了一夜。明日，眾人又湊些盤纏與他。差官千恩萬謝，別了眾人，踉踉蹌蹌往驛中僱了一個腳力，往范陽進發。

不知此去怎生報知與鍾景期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錦香亭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